

台海研究丛书

陈支平 主编

台湾海峡两岸的福建、台湾以及相邻东南沿海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活跃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区域。

这种区域特征，孕育了富有海洋文化气息的经济社会人文特征，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增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祖先的传统是值得骄傲和自信的，

海峡两岸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割裂不断的。

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学术探寻，

为我们的家园寻求更多的文化认同感。

闽南方言 语法研究

李如龙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台海研究丛书

陈支平 主编

闽南方言 语法研究

李如龙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南方言语法研究/李如龙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 7

(台海研究丛书)

ISBN 978-7-211-05423-7

I. 闽... II. 李... III. 闽南话—语法—方言研究
IV. H1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9354 号

台海研究丛书

闽南方言语法研究

MINNAN FANGYAN YUFA YANJIU

作 者: 李如龙 著

责任编辑: 薛剑秋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华悦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南平路鼓楼工业区华彩印务大楼 邮政编码: 350012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375

插 页: 4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211-05423-7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台海研究丛书”总序一

汪毅夫

台湾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隔海相望，历来被认为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东南数省之藩篱”。海峡两岸同根共祖，在文化、经济上存在着彼此密不可分的联系。历史上东南沿海省份先民渡海入台，披荆斩棘，开疆拓土，既移植了中华文化，又培育了台湾岛与祖国大陆之间割舍不断的骨肉亲情。因此，台海区域文化，毫无疑问自然是源远流长之中华炎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中精义，早为世人所广知共识。水源木本，又岂会因一道浅海而生分隔离！

有鉴于此，厦门大学的学者们发起组织编写一套“台海研究丛书”，力求整合文史哲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系统地研究闽台两岸及相邻东南沿海其他省份的历史文化，总结台海区域文化的精华底蕴，阐述此一区位文化的各种内在联系，并进而探求其未来走向及在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上的重要作用。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为社会各界提供丰富多彩、全面系统的台

海历史文化知识。同时，也将积极有效地促进两岸之间的文化交融，从而进一步增强对华夏文明的认同感，为营造中华民族的美好前景添砖加瓦。

仓庚有鸣，其音自侪。是所祷也。

2006年4月12日

“台海研究丛书”总序二

陈支平

“台海研究丛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台湾海峡两岸的福建、台湾以及相邻东南沿海地区历史文化的丛书。

我们之所以要组织编写这样的一套丛书，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东南沿海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活跃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区域。这种区域特征，孕育了富有海洋文化气息的经济社会人文特征，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增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祖先的传统是值得骄傲和自信的，海峡两岸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割裂不断的。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学术探寻，为我们的家园寻求更多的文化认同感。

二是厦门大学有着一批学养优秀、敬业勤奋的人文学者，值得我钦佩。他们来自哲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新闻学等不同的学

科，却有着共同的挚爱，就是企盼海峡两岸的文化传统，得到很好的继承乃至发扬光大。为此，大家付出了默默而真诚的努力；并且，与海峡对岸的许多学者们建立了志同道合的联系。学者们的学术追求和文化志趣可以各有不同，但是大家所探索的目标总是一致的：在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们的人文之源及其文化表征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当尽情地展望闽台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光明未来。

正是这两个原因，成就了我们这套丛书。

我祈望所有的人们能够给这套丛书予良好的祝愿！

2006年元旦

序

我研究方言是从自己的母语闽南话开始的，应该说对于闽南话的语法和共同语有很多不小的差异早有所知。1962年我在研究厦门话的变调与轻声时就接触了方言连读音变与语法的密切关系，做了初步的探讨。因此，对于好几位名家说过的“汉语方言之间在语法方面差别不大”一类的话也早有怀疑。后来读到杨秀芳的《台湾闽南话语法稿》，很佩服她还很年轻就能写出闽南话的全面描写语法，真不简单，但细读之后又感到不满足，觉得闽南话语法应该有更多特点可供发掘。然而对于方言语法的研究我却是迟迟不敢动手。这固然也由于方言语音和词汇（尤其是闽方言的语音词汇）认真做下去很缠人，牵连的问题够多了，而且，为了完成学校里的教学工作，我还不能专攻闽语，专攻方言学；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总觉得自己语法学上的积累还不够，《马氏文通》以来许多大家的专著尚未一一认真拜读，西方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诸多流派的语法理论更是知之甚少，因而一直缺乏胆量去研究方言语法。

记得最早写的关于方言语法的论文是1984年发表于《民族语文》的《闽方言与苗、壮、傣、藏诸语言的动词特式重叠》和1986年发表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的《闽南话的“有”和“无”》。前者是为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准备的，后者则是读过同类论文后的回应。这两篇文章都只是就一个小问题做的，经过描

写和比较，还是有了些收获，增加了一点信心。看来，大胆实践是必要的，只要认真发掘语言事实，与古今汉语做比较，拿已有的理论作分析和检验，遇到问题还是可以找到解释语言现象的理论，甚至还可能总结出前人未曾提到的规律。前一篇提出了闽方言的动词特式重叠可能就是汉藏系语言的同源语法现象，后一篇提出闽南话的“有”在语法化过程中曾用作助动词、副词，这些新鲜提法都曾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

1992年夏天，在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的支持下，经过一番议论，十几位中青年学者组成了课题组作东南方言比较研究。翌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双庆教授加盟并提供更有力的赞助，这个课题组便开始了东南方言语法比较研究。要求大家对自己的母语或最熟悉的方言就一个不太大的题目作调查、描写，然后坐下来交流、比较和分析。鉴于汉语方言的比较在语法方面一直比较薄弱，之后的十几年间，一直在语法比较上着力。先后讨论了动词的体、动词谓语句、代词、介词、助词、否定词与否定句、比较句、疑问句、名词词尾、方位词等十个专题。我因为是这个课题组的发起人之一，不敢懈惰，但确实所可投入的时间精力不足，功力不够，十几年间一直是被裹挟着走的。终于，也写成了十几篇关于闽南方言语法的文章。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就是以闽南方言语法研究为主的，所以以此定名。

现在把这些不太成熟的研究成果集在一起，多数篇目均已编入其他集子，但是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主题的书中，查阅不便，重新编在一起是为了向培育我成长的闽南父老乡亲以及同行先进们作一个综合汇报，也从中看到自己在方言语法研究过程中的脚印。收入本集子后大多保持原样，个别地方有小修改。

闽南方言传到台湾数百年后，说闽南话的人已经和闽南本土不相上下，大约都有1500万。虽然经过数百年的隔绝，海峡两

岸的闽南话依然十分相近，交际毫无困难。两岸开放往来之后，闽南方言正是彼此沟通的最佳工具。闽南方言肯定是台海两岸“五缘”相关的活见证，关于闽南方言语法的研究也是两岸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共同的热门课题。台湾的语言学家数十年来关于闽南方言语法的研究是专家多、论著丰、水平高。多年来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我每每得到启发。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美意，把本书列入“台湾研究丛书”之一。尽管我对闽南话语法的研究还走得不远，作为大家进一步交流的参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我愿以此向两岸同行学者们请教。

李如龙

于厦门大学白城寓所

2006. 3. 15

目 录

泉州方言的“体”	(1)
附一 《动词的体》前言	(30)
附二 动词的体和貌例句	(38)
泉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43)
附 《动词谓语句》前言	(59)
闽南方言的代词	(63)
附 《代词》前言	(89)
闽南方言的介词	(98)
附 《介词》前言	(117)
闽南方言的结构助词	(124)
闽南方言的否定词和否定式	(144)
闽南话的几个虚字眼儿	(164)
厦门方言的方位词	(173)
闽南话的“有”和“无”	(193)
闽语的“团”及其语法化	(209)
闽方言和普通话的主要语法差异	(224)
闽方言与苗、壮、傣、藏诸语言的动词特式重叠	(238)

泉州方言的“体”

引 言

泉州方言是闽南方言中最古老的一种。自隋唐以来，泉州一直是州府的所在地。五代时泉州和尚编的禅宗语录《祖堂集》反映了不少早期泉州话的特点。宋元时期，泉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其经济文化曾盛极一时，后来形成的多种闽南方言戏曲和曲艺，如南音、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等都以泉州音为标准音。明代就有泉州话的戏文印行。清代中叶出版的泉州话韵书《汇音妙悟》是闽南方言最早的韵书。拿这些现存的方言文献和现今的泉州话作比较可以看到，它的演变是比较缓慢的。现代泉州话是福建境内闽南方言的北片的代表，在周围8个县市都能通行无阻，和厦门话及台湾闽南话也比较接近。研究泉州话对了解闽南话的特点及其流变都有重要意义。

本文是关于泉州方言的“体”的调查报告。标音依据《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0年）所列的泉州音系。笔者出生于南安梅山，距泉州50华里，老派口音与泉州音甚近，后来又在泉州生活多年。成文时曾向诸多泉州籍的师友作过核对。

一 完成体

1.1 表示动作的完成或事件的结束，普通话通常在动词之后加“了₁”。这种句式在泉州话里一部分是用“去”来代替“了₁”的。“去”在句末读轻声 [khu⁰]。例如：

- (1) 许块破厝倒去嘞。(那座破房子倒了)^①
- (2) 饭恰菜过尽清去嘞，炖【一下】则食。(11)
- (3) 乌牌嘞其字【共伊】拭嗦去！(22)
- (4) 媿做得将□ [tsuai²¹] 物件贡嗦去。(23)

动词之后带有结果补语时，泉州话的“去”和普通话的“了₁”一样放在补语之后。例如：

- (5) 鞋拖颂痞去嘞。(拖鞋穿坏了)
- (6) 说啖 [tā³¹] 去媿要紧，阁说蜀遍就是嘞。(8)
- (7) 锁匙提唔着支去。(钥匙拿错了)

如果是时量补语，“去”置于补语之前，不读轻声而读变调 [khu³¹⁻⁵⁵]。例如：

- (8) 伊说去归半日，夭阁说无清楚。(13)
- (9) 我擻去三过都无擻着伊。(15)
- (10) 阮等去半点外钟门则开。(17)

动词之后带着宾语时，“去”可在宾语之前，也可以在宾语之后，还可以两处都用，以强调语气。在宾语之前读变调，之后读轻声。例如：

- (11) a. 我拍破去蜀块碗。(1)
- b. 我拍破蜀块碗去。
- c. 我拍破去蜀块碗去。

(12) a. 三粒梨仔我食去两粒。(30)

b. 三粒梨仔我食两粒去。

c. 三粒梨仔我食去两粒去。

带“去”的句式同样适用于否定句和疑问句。例如：

(13) 汝有脍记得去无？——我无脍记得去。（你忘了没有？——我没有忘）

(14) 鞋拖颂破去未？——夭未颂破去呢。（拖鞋穿破了吗？——还没有穿破）

(15) 乌牌其字通拭嗦去唔？——唔通拭嗦去。（黑板上的字可以擦掉吗？——别擦掉）

以上所有例句中的“去”都可以省去不说，同样成话，动作已经完成的基本意思也不变。

例(1)(2)(5)“去”和“唠”连用，“去”是“了₁”，“唠”是“了₂”（下详），“去”必须在“唠”之前，“去”可以省略，含义不变，留“去”省“唠”，语犹未了，需有后续成分，二者都删去则不成话。可见，泉州话也和普通话一样，了₁可以兼有不合意想、超乎意料的“遭受”意味。例(8)~(10)各句就有出乎意外的夸张意味。在下面句子里，这种差别就十分明显：

(16) 番薯烂去唠，脍食得唠。——番薯烂唠，会食得唠。（红薯烂了，不能吃了——红薯烧烂了，可以吃了）

(17) 心仔若焦去就脍活。——衫裤若焦就会收得。（心儿枯了就活不了——衣服干了就可以收）

红薯腐烂，菜心枯干是不合意想的，一定要加“去”。因此，属于不期然而然的事件，“贬义”动词通常要加“去”：死去、破去、痞去、倒去、脍记得去（忘了）、臭去、歪去、痞去（瘦了）；合乎意想的结果实现时用“去”的就少得多（可以说“病好去”“肥去几落斤”）。

泉州话的这个“去”来自趋向动词，也并非专用的完成体的标记，仍兼用为趋向动词，两种用法的语音形式也完全一样（读轻声），作为体标记和作为趋向补语在意义上和结构上有时有明显的不同。“度依骗去南洋”（被人骗到南洋去），“度依骗去跋缴”（被人骗去赌博），“度依骗去三百箍”（被人骗走三百元），其中的“去”都是趋向动词，都可用“来”“入去”“出去”等替换。但是，有时也可能造成歧义。例如：“度依骗去几落过”，可以是“被人骗走好几回”，也可以是“被人骗了好几回”。

曾有学者认为闽南话的这个“去”是由趋向补语转成结果补语。只要用否定式的变换就可以看出这种定性是不妥的。补语的否定式否定词置于动补之间，作为完成体的标记的去，否定词置于动词之前。例如：

补语	完成体
我度汝骗去（你骗不走我）	我度汝骗去（你骗不了我）
破无离（没破成两半）	无破去（没有破）
破未开（还没劈开）	未破去呢（还没破呢）
破通去落去（老劈不下）	通去破去（都不会破）

“去”用来表示动作的完成在早期白话就出现了。《祖堂集》卷二《僧祭》有“与摩则无圣去”句，卷四《石头和尚》有“忆师兄哭煞失却一只眼，下世去”句。“无圣去”是“变得不灵验了”，“下世去”是“过世了”。《朱子语类》也有这类说法，例如：“今公们读书，尽不曾落得那窠槽，只是向外去思量，所以都说差去。”（见《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309页）又：“如此用功，他日自然简易去。”（同上书，316页）

1.2 在连谓句里，两个谓语一先一后，前一个动词的完成体在泉州话里用“动词十嘞”表示，嘞读轻声 [lə⁰]。“嘞”在句中的地位，只能放在宾语和补语的后面，不能放在宾语、补语

之前，这和“去”的用法不同，和普通话的“动词+了+宾语”的句式也不一样。例如：

- (18) 伊逐日食早起嘞就出去。(5)
 (19) 我想食暗嘞，看电影嘞则倒去。(6)
 (20) 佢去嘞我则会通坐落来作家已其息。(7)
 (21) 等我问伊嘞则共汝说。(21)
 (22) 汝着想好势嘞则说。(你要想好了才说)
 (23) 我去蜀步仔嘞就来。(我去一会儿就来)
 (24) 我颂蜀领衫嘞就去。(我穿件衣服就走)

这类句子里“嘞”前的宾语可以提到动词之前，但是其附加的数量结构仍留在动词之后。如例(19)可说“电影看嘞则去”，例(24)可说“衫颂蜀领就去”。

和普通话一样，这类连谓句的否定式不能再用完成体的标记。如例(18)的否定式说“伊逐日未食早起就出去”，例(22)否定式说“无想好势唔通说”。

这类句子的“嘞”在泉州话都可以替换为“了”，读本音本调 [liau⁵⁵]，在现今的新加坡的闽南话里，连上文所说的“去”也可以说成“了”。泉州话连谓句中的“了”是“完毕”、“后”的意思，应是动词补语而非完成体标记，不过轻声的“嘞”也可能是从这个“了”演变而来的。《祖堂集》里也有与此十分相近的句子。如卷四《丹霞和尚》：师曰“当时百丈造典座，却自简分饭与他供养，其僧契饭了便去”。其中“了”置于宾语之后和现在泉州话“嘞”的位置是相同的。

1.3 普通话里还有不少带“了₁”的句子在泉州话里不用任何体标记。例如：

- (25) 汝寝则食药，媿做得啲茶。(3)
 (26) 伊度我三斤柑，我随时就提钱度伊。(4)